

當看到別人有錯？

◆ 撰文／何日生

當看到別人有錯，而我們自己也確實沒有看錯，我們應該如何做出回應？

菲律賓在今年二月下旬又發生政變。這個政變很快被弭平，但是餘波蕩漾，推翻艾育若總統的示威仍不斷舉行。而帶領示威者就是二十年前領導群眾推翻馬可仕的艾奎諾科拉蓉。二十年前，二十年後，當年的政變彷彿昨日，雖然推翻的對象不同，但是抗議的手段及方式若合符節。任何當年參與推翻馬可仕的人大概不會想到二十年後這樣的劇本會重新上演一次。

對抗的對象雖然會改變，但是在對抗過程中所留下的種子會繼續發芽茁壯。

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許多非洲國家紛紛脫離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這些非洲國家以抗爭，以暴力推翻白人幾個世紀殘酷的統治。當年白人為了有效控制非洲的黑人，血腥鎮壓的情事經常發生。但是耐人深省的是，雖然非洲的黑人族群推翻了恐怖統治的白人政權之後，正慶幸著、期待著自由及人權能得到保障，但是適得其反，黑人統治黑人的局面並沒有更好。黑人統治黑人造成的殘酷屠殺比白人鎮壓黑人猶有甚之。包括二〇〇三年發生的索馬利雅大屠殺、盧安達黑人部落間的內戰、烏干達的暴君阿敏屠殺百萬人的悲劇等，這些

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都出現類似的獨裁統治及集體屠戮的事件。這些國家在過去都曾積極地用武力對抗的方式推翻白人的統治，但是暴力的顛覆並未帶來人民期望的和平和安樂。

對抗的敵人走了，對抗的對象似乎消失了，但是對抗的因子會延續下去，它會為自己尋找新的對抗對象，它會持續深化社會的對抗文化，甚至導致仇恨的殺戮。這種劇碼發生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的對抗悲劇之中。

即便是印度的聖雄甘地，一生標舉非暴力的對抗，成功的不發一顆子彈就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非暴力的對抗也是一種對抗，這種對抗的文化最終會被其他使用暴力的人利用來作為對抗的新模式。印度獨立之後，以回教信仰為基礎的巴基斯坦為了脫離印度獨立，讓住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以及住在印度的回教徒，進行歷史上最大的民族大遷徙，巴基斯坦脫離印度及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大遷徙過程當中，造成許多的暴力及衝突，不但造成數百萬人喪生，也讓一生主張非暴力的先知死在暴力之下。

對抗的種子是盲目的，一旦它啟動它不分對象，它會不斷成長，終於將所有的人捲進這仇恨的共業之中。

有史以來伸張正義和主張和平，就是兩種解決錯誤或不義的方法。要伸張正義所以應該消滅不義，但和平者卻說，愛那個不義的，他終究會悔過。所以耶穌臨死前面對釘死他的羅馬人說，「天父啊！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他們所做的為何事？」這是一種對不義的諒解和愛。面對惡人，舊約聖經也說，惡人得勢你不要忌妒他，更不要學習他。這就是不跟敵人起舞。別人做錯我們更要做對，不要學習他的方法去對抗、去傷害、去殺戮、甚是去嚴厲批駁。

曾經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到花蓮拜訪證嚴法師，這位學者問法師，和平如何到達，錯誤如何被改正。證嚴上人輕緩的說，古代許多志士能人看到國有暴君就揭竿而起，挺身而出，號召眾人推翻暴政，結果死傷犧牲更多的人。何不大家都立定志向，好好對社會作有益之事呢？

正向建構，不對抗，是證嚴上人所奉持的核心精神。

看看過去王朝末期，起義革命之後，事實上只是樹立另一個獨裁統治的君王，人民的生活地位並未真正的提升和改善。所以金觀滔等學者把中國這種千年不變的治亂交相更迭之循環稱為「超穩定結構」。想想證嚴上人的實踐思惟，表面看來好像很消極，但卻不會落入這種週而復始的對抗循環之中。

「別人的錯誤當警惕」，他人的錯誤可能就是自己內心的反射。我們當斂神

反省。看到別人有錯，正是反省我們自己無相同錯誤的最好時機。我們不但不能跟隨他人之錯誤，還要以身作則，樹立新的正向典範，讓其他人見了心生感動，而思維著跟隨你的步履。

證嚴上人在四十年前看到台灣社會的醫療保證金制度，目睹婦女難產求醫，卻付不起保證金未被醫治，上人當時並沒有跑去責備醫生，更沒有沈默以對毫無作為，或是要求政府做制度性的改變，相反的，他立願成立慈濟功德會，自己和弟子每日多做一雙嬰兒鞋，希望能藉此幫助那些付不起保證金的病患。從當時十位會員每日省下五毛錢，到現在已經在全球匯聚了一千萬的善心人士，在全世界救助了數千萬人的生命及生活。這是以身作則、正向建構的巨大成果。

當台灣傳播界色爛腥充斥，上人不是寫文章去批評媒體，而是去建構一個大愛電視台，希望化濁流為清流。讓清流終成主流。

這種以不對抗，別人有錯，我們以身作則的精神，已經在全世界展現出巨大的能量。徹底去除我們內心對抗的種子，以自身的善解及智慧去正向的建構典範，不是透過打擊惡，而是積極的把善擴大，人類才能終究獲致真正永久的和平、正義、和安樂。